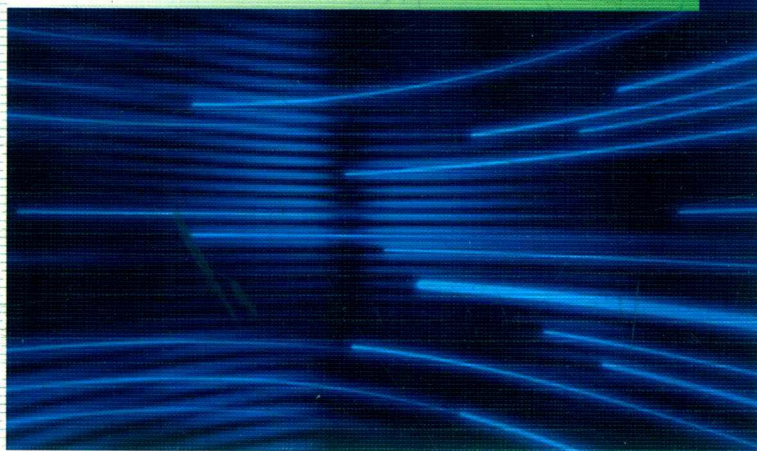


技术的风口

走向变革的中国电视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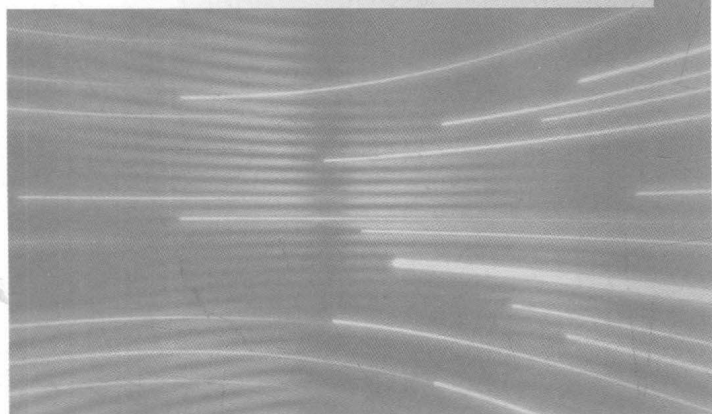


张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技术的风口

走向变革的中国电视新闻



张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技术的风口：走向变革的中国电视新闻 / 张原著. —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1（2018. 7 重印）

ISBN 978-7-5203-1608-8

I. ①技… II. ①张… III. ①电视新闻-新闻工作-研究-中国
IV. ①G22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804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李淑红
责任校对 秦 婵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19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 序

技术风口中的电视新闻 更需沉淀、反思与创新

电视新闻是技术的产物。无论是 1936 年德国柏林奥运会的电视现场转播，还是出现在 1939 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的电视机，电视新闻在新技术的名义下为人类打开新的视窗。电视新闻的发展之路虽因二战而停滞，但人们身居家中、眼观世界的愿望并没有消失。百尺竿头、厚积薄发的电视技术在战后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喷涌发展，1954 年 NBC 率先播放的彩色电视节目，1962 年“电星一号”开启的越洋电视节目传播，70 年代开始的卫星直播技术及有线电视带领电视节目在媒体界独领风骚近半个世纪，为人类的文化记忆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众多篇章。

但新世纪是互联网的天下，电视早已被划入“传统媒体界”。传统并非消亡，依凭技术推陈出新的电视似乎仍在媒介的风口浪尖：液晶电视、网络电视、3D 电视以及现在数不胜数的诸多新科技——HDR、Quantum Dot、多系统智能电视、8K 分辨率——都让我们这些电视人惊艳。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的电视新闻节目在互联网时代的竞争力不从心，电视机成为家居摆设，未来的观众在移动互联网下逐步远离电视，这样一想，不免产生“人老去西风白发，蝶愁来明日黄花”的感慨。这也是为何多数电视新闻人想到电视的誕生日就唏嘘不已的原因——1936 年 11 月 2 日 BBC 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以一场盛大的歌舞开始了电视的正式播出，而万人空巷观看电视的场景早已成为历史。

中国的电视新闻起步晚，但发展速度、节目类型、观众规模都毫

不逊色。从饱含精英主义美学追求的《东方时空》，到向大众文化不断靠拢的《南京零距离》，再到现在层出不穷的各类真人秀节目，新闻与娱乐、电视与消遣、真相与假象的边界逐渐模糊，再考虑到日益变幻的新媒体环境，技术在场压缩时空使我们处于线性时间断裂和面状时间断层——我们拥有一切，却又一无所有；我们处于世界中心，却又丧失了历史感、现在感与未来感。“处在技术风口的中国电视新闻应该何去何从”这一问题无疑会让诸多电视新闻人心中沉重、莫衷一是。作为混迹电视新闻界多年的一名高校教师，我认为张原的这本书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在此风口，我们更需要沉淀、反思与创新。

沉淀即历史的回顾和对范畴、功能的重新深入认定。技术与内容是电视新闻传播的两面，但内容偏于游离、技术及形式逐步固化，让这一媒介化现象难免走向传媒艺术的反面，即人的主体地位被遗失。从改变世界的“新媒体”到其对立面，中间经历了什么？未来如何发展？张原带领我们细数其间的理想光芒、杰出人物、卓越节目，重新认知电视新闻的概念、历史、类型、角色和功能，这对于理解来路、寻求支柱、探索未来的意义重大。

反思即思辨的认识和理性的定位。电视是大众传播的代表，即使搭载“新闻”这一稍显郑重的词汇，仍免不了娱乐与喧嚣的批判。此外，技术演进下带来的更逼真的观感体验、更全面的数据分析、更生动的观点传输，是否意味着我们切实拥有了真相？我们的眼之所见是否是真之所在？张原从思辨的认知角度出发，结合被限制的社会功能、社会学视域下的责任选择与文化工业中的审慎批判，为我们认识中国的电视新闻带来深入和新颖的视角。

创新即学术对技术的探究。新闻界尤其是电视新闻界，学界对业界的新动态往往亦步亦趋，遑论创新的引领，这由诸多因素导致，在此不再细述。值得庆幸的是，本书找到了学界新的创新引领点：在被压缩的话语空间和被挤压的话语权下，基于现存技术、现有构成进行总结反思与发展路径描述，如从理念和技术两方面探讨电视数据新闻的双重突破，从语态转型的技术路径探讨直播新闻的发展思路，在“后记者时代”从机构化视角探究电视新闻从业人员的角色定位，及

从融合与创新角度回答电视新闻的变革与未来，为我们以学术眼光引领业界发展带来创新的新思路。

张原在媒体界从业近十年，后转入学界在高校任教十余年，她对新闻传媒认知的敏锐性、深入度和温文尔雅的谈吐让我印象深刻。作为相识数年、年龄相仿且同样对电视新闻热爱至深的学界中人，我在她的书中看到了变幻的媒体环境中的镇定姿态、理想光芒和理性声音，也看到了从扎实的理论层面、广博的现实层面和未知的未来层面剖析中国电视新闻的勇气和担当。然而，在技术的风口，走向变革的中国电视新闻未来何去何从？谁都无法给出明确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如1939年纽约世博会中让世人瞩目的电视机改变了此后人类的视界一样，其主题也激励着此后的每一个电视新闻人“明天的世界和建设”。中国电视新闻能为明天的世界和建设做何贡献？无数可能的缔造源于你我的思考与改变。

是为序。

周勇

2017年7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电视新闻的历史、范畴与功能	(2)
第一节 历史框架下的电视新闻	(2)
第二节 媒介融合时代对电视新闻概念的思考	(7)
第三节 电视新闻社会功能的批判性认识	(9)
第二章 中国电视新闻的主要类型与发展趋势	(16)
第一节 电视新闻的分类	(16)
第二节 电视民生新闻：电视新闻创新的重要历史选择	(20)
第三节 电视数据新闻：理念与技术的双重突破	(29)
第四节 电视直播新闻：电视语态转型的技术路径	(44)
第五节 电视新闻评论：新媒体时代电视突围的价值引领 ..	(53)
第三章 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类型、角色与功能	(70)
第一节 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类型	(70)
第二节 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角色与身份	(77)
第三节 社会学视阈下的责任选择	(87)
第四章 机构化视角下的电视新闻生产	(93)
第一节 “后记者时代”的新闻记者	(93)
第二节 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111)
第三节 媒介融合时代电视新闻节目的创新	(132)

第五章 走向变革的电视新闻与电视新闻节目	(144)
第一节 新媒体对中国电视新闻话语空间与话语权的 重构	(145)
第二节 技术演进下的电视新闻生产走向融合与创新	(156)
第三节 电视新闻视角的技术反思	(172)
参考文献	(181)
后记	(184)

在人类传媒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电视的产生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尽管伴随着大量争议、批评、质疑之声，但是电视之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影响力却依然强大。众多新媒体的出现，就像电视产生之初带给传统媒体的冲击一样，令这个传媒巨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技术层面的恐慌往往源于我们对于新生事物的未知，但这只是一种表层的、暂时的迷茫。在本质上，电视媒体应该、也必将用内容与形式的重新整合和构建，以更丰富的方式与新媒体发生内在的关联。媒介融合对于电视而言，既是推动其发展的外在动力机制，也是谋求自我存在的主动选择。

第一章

电视新闻的历史、范畴与功能

第一节 历史框架下的电视新闻

媒介的构成通常体现在两个层面：技术与内容。因此，对于媒介的判断和认识常常也依循这样的逻辑。而这两者之间又在彼此的逻辑中寻求各自的存在方式，表现出相生相伴的依赖性和整体性。从这一意义上看，电视新闻就具有区别于其他媒介新闻的独立价值和身份特征。与此同时，在电视地位的确立过程中，电视新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电视新闻，使这个曾经备受争议的媒体，终于走出了人类使用媒体的“孩童”时代——玩具性器物时代，走入到工具性乃至艺术性时代。对于电视媒体本身而言，电视新闻帮助其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构，使它踏入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中。

一 电视新闻发展的历史路径

1. 美国电视新闻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20 世纪 40 年代），电视新闻的起步阶段

尽管当下电视新闻是电视媒体中最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但在电视媒介发展的最初阶段，娱乐节目在电视媒体中可谓一家独大。“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的 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 ABC（美国广播公司）三大广播公司，立即在电视领域展开了新一轮竞争。他们都感到一场新的传播革命即将到来，都竭力将电视

推到广播事业发展的前沿。”^① 这些早期的电视综艺节目大都是电台直播节目的翻版，特别是最受欢迎的电台广播剧和话剧发展成了最早的电视剧，被包装成晚间的黄金时段节目，如《贺轩名人堂》《卡夫电视剧场》等。但是这个时期的节目往往比较粗糙和低劣，它们以廉价的大众娱乐化的姿态吸引了大批观众。因此，虽然电视媒介一出世就对传统的电影、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以及剧院、夜总会、酒吧等娱乐行业产生了巨大冲击，甚至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和文化行为，观看电视却被当时很多有分量的知识分子视为羞于启齿的个人行为。

事实上电视所掀起的这场大众文化的风暴才刚刚拉开序幕，它带给人们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体验，体现出对工业化时代的文化阐释能力和解读能力。

然而这场大众文化的全民狂欢在媒介逻辑的框架内，在其发展的初期却表现出媒介传播能力的有限性和局促感：由于受到媒介技术条件的限制（早期电视节目通常按照新闻纪录片的模式生产，即先用电影片拍摄，然后冲洗、剪辑，最后播出），早期电视新闻只能播出那些可以预先准备的新闻，而且由于制作周期长且成本高，既难以满足受众对新闻的基本要求，也不能够体现新闻的本体价值，因此电视媒介成了大众传媒信息传播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分子。这种对传统媒体的依附性地位和“乡巴佬”形象，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改观，其中的原因不乏这几种因素：技术的进步、社会环境的制导性和文化的需求。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美国电视新闻的繁荣时期

技术的创新进一步拓展了媒介传播能力的提升和挖掘，正如《新闻周刊》在1943年3月4日对电视新闻的认识一样，“电视作为新闻报道的手段是没有争议的”。^② 在技术的强大动力之下，电视新闻沿着技术进步有迹可循的道路成就了电视以及电视新闻自身。便携式摄像

① 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页。

② 同上书，第36页。

机、通信卫星、有线电视网、直播等等一系列电视内容制作工具和技术突破，为电视新闻的全面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到20世纪50年代，电视产业在美国市场上已占相当比重，此时，美国三大广播公司看到了电视新闻巨大的潜力，开始不遗余力地扩展其版图。电视新闻节目的数量和影响力迅速提升，《现在请看》（*See It Now*）、《60分钟》（*60 Minutes*）等著名的电视新闻节目开启了电视新闻的黄金时代。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尽管娱乐节目仍然在晚上的黄金播出时间占据主要优势，但是电视新闻已经成为美国各大广播公司最核心的内容和灵魂。“新闻节目是整个电视网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除非新闻节目独占鳌头，否则整个电视网是绝不会首屈一指的。”^① 20世纪60年代可谓是美国的多事之秋，但在美国电视的发展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动荡为电视提供了现实场景。电视开始不断触及新闻现场的最前沿，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呈现了新闻的另一种表达样式——现场感。电视建构了美国民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同时也重构了美国民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式。此外，出于政治上的更多需求，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电视的宣传作用日益凸显出来。肯尼迪由于与电视媒体特别的友好关系和经历，以及自身善用媒体的能力，被称为“电视总统”。这也开启了电视新闻介入美国总统竞选的新时代。在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新闻现场，美国电视用长达10小时的直播开启了电视新闻传播的新时代，以至于在其后的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电视媒体极尽可能的新闻报道，无论从新闻媒介本体，还是新闻对现实世界的呈现，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电视新闻的这种价值，从社会层面、经济层面使电视媒体走出了单纯娱乐的狭隘空间，这也成为20世纪后期全天候新闻媒体兴起和发展，以及在资本权力扩张背后的电视传播格局变迁最好的注释。

在早期电视娱乐节目确立自己作为美国新的大众媒体的基石地位之时，电视新闻节目已经形成了自身的发展路径和独立身份，并显现出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政府和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潜力。在社会系统

^① 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1页。

的全面运行中,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总是颇为复杂的。不论是以媒介中心论还是社会中心论的视角,从本质上讲,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力量,事实上都要比其中任何一个绝对立场的单一视角更为全面。电视新闻之所以能够获得发展的机遇,除去技术层面带来的诸多优势,还得益于社会环境对它发展的包容性,这其中包含社会对电视新闻的需求以及社会现实为电视新闻传播创造的可能性。因此社会环境赋予了电视新闻向更纵深方向发展的机遇——电视新闻可以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现实生活进行多角度的介入和建构。

2. 中国电视新闻的发展历史

中国电视新闻自1958年至今,走过了“从口播到录播再到直播,从短片到栏目再到频道,从慢、长、空到快、新、活”的历程^①。直至当下,在媒体融合的动力下,电视新闻体裁不断向多元化和丰富性迈进,中国电视新闻从相对封闭的政治空间逐渐向开放的社会公共空间转型。中国电视新闻在自我建构中完成了新闻理念、内容创新、采制技术、传播方式、制作模式的突破和完善,以此确立了电视新闻在中国新闻传播中的独特价值和不可取代的影响力。

从发展历史上,可以把中国电视新闻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58—1978年),这一阶段电视新闻主要以时政宣传为主。在这一时期,电视在中国的普及率较低且受电视技术条件的限制,电视新闻的采制和传播较为艰难,特别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电视新闻的发展一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第二个阶段(1978—1992年),在这一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电视新闻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其自身也作为一种改革的力量,在报道内容和形式上积极拓展,经济新闻、舆论监督报道、新闻评论等成为电视新闻中的主流。从社会价值来看,新闻信息的传播、舆论监督功能的凸显,为电视新闻赢得社会认可提供了坚实的社会保障和基础。第三个阶段(1993—

^① 岳森:《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发展史研究(1958—2008)》,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010年),是中国电视的高速发展期。这一时期,在媒介产业化、文化需求多元化、是媒介体制改革等多重动力的推动下,中国电视新闻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电视新闻在传播技术、话语形态、社会价值观、文化审美取向上都体现出了新的突破,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直播、深度报道、新闻评论等传播方式对新闻多角度、深层次的开掘,激发了新闻作为社会建构力量的内在动力。但与此同时,在商业价值的影响下,电视新闻也呈现出新闻娱乐化的倾向,追求社会正义的严肃性、理性,与商业利益下的低俗化、娱乐性之间的权衡与较量,同时存在于这一系统中。第四个阶段(2011年至今),中国电视媒介融合发展的阶段。新媒体对电视的冲击从时间节点上应该更早,但是在此之前它们还不具备撼动中国电视地位的能力。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新媒体给电视新闻传播带来的冲击变得越发强烈,同时中国电视新闻开始进入到侧重技术革新推动内容生产的发展期,这与整个中国新闻改革的时代逻辑也紧密相关。从电视新闻传播新媒体渠道的建设到“中央厨房”的投入使用,以及新闻内容产制技术手段的创新,媒介融合的深度和广度都在内容层面获得了具体落实,但是技术变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新闻理念和价值体系的重新建构,又使这一过程呈现出鲜明的动态性,使之成为未尽的话题。

尽管中国电视新闻与西方电视新闻有着不尽相同的发展路径,但在发展历程中却有着类似的困顿,比如新闻的娱乐化现象、收视率的价值导向、电视文化的负面性、新闻伦理的重建等等,都是电视新闻自身目前尚未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技术和社会需求的产物,电视新闻在不同的社会、政治体制中又体现出媒介技术对内容生产的强大影响力,媒介技术成为探讨电视内容生产的重要维度和语境。

电视新闻以一种特别强大的力量进入我们的视野当中,人类在震惊于它对于新闻超乎寻常的表现能力之时,也迅速将其纳入各自的利益格局中为我所用。电视新闻是在与各种利益的权衡、对峙、妥协中不断完善自我的本体价值和身份建构,最终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以明晰的身份和角色成为与现实世界沟通的“中介”。

第二节 媒介融合时代对电视新闻概念的思考

2015年11月13日,一个平常的周末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新闻打破:法国巴黎当地时间11月13日晚间,巴黎南部的巴塔克兰音乐厅、市中心的柬埔寨餐厅和北部的法兰西体育场发生多起恐怖袭击,至少造成128人死亡。中央电视台在滚动播出的节目《新闻直播间》中,用一条1分14秒的视频新闻展现了恐怖事件发生后十二小时内的新闻现场,新闻栏目命名为《最新闻》。这条新闻没有任何画外音,通过后期编辑,用镜头梳理了十二小时内的关键节点,与此同时,主持人配发了新闻评论《国际社会正经历恐怖主义回潮》。这条新闻通过对时间空间的浓缩突出了它的新闻价值所在,即宏观上的整体性和全局性。这种后续性的新闻报道,往往跳出了新闻与现场报道的单一语境,将散落在时间空间上的现场新闻重新组合,更能以全局性的视野捕捉不同新闻落点的新闻价值,充分而恰当地展现了新闻的社会价值和媒体观点。这个案例似乎并不能完全说明什么是电视新闻,只能证明电视新闻是进行新闻报道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报道视角。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一内容表述的背后反观,就会发现所有无法用语言去描述的细节,恰恰证明了文字语言难以直观地呈现电视新闻特殊的表达方式,即视觉化。视觉化本身是人类超越自身传播能力的一次飞跃,所以它是与媒介技术特征连为一体的。因此对于回答什么是电视新闻,就应该包括技术和内涵两个方面。

对于电视新闻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中外学者给出的定义不一而足。定义的价值在于它可以对事物的外延和内涵作一个明确的规定性表述,而使其与他者有清晰的区别和科学的规范化。但电视新闻的定义面临困境,我们很难像其他学科一样,做到严谨、明确的界定,这也导致了其定义的多样性:“电视新闻是用电视作为传播媒介对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的报道。”“电视新闻是借助电视传播的视听符号,对变动的事实的及时报道。”“电视

新闻是凭借电视媒体传播的新闻。”事实上，这些概念的表述，有以下两点共性：

第一，都强调和突出电视新闻的技术手段，也就是说这种新闻的制作、传播首先依赖于相关的技术手段；第二，电视新闻的本质是新闻，所以要把它放在新闻的范畴中去讨论。这说明学界对这两点是有共识的，同时这两者所形成的交叉性又使电视新闻与其他媒体新闻类别有所区分。因此，我们就采用全国电视学研究委员会主持完成的“电视新闻节目分类与界定”研究项目中对电视新闻的界定，这也是目前国内对电视新闻比较统一的界定：“电视新闻是以现代电子技术为传播手段，以声音、画面为传播符号，对新近或正在发生、发现的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特别强调了电视新闻的传播符号，其内涵仍可视为是技术层面的。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电视新闻在新闻本体上的尝试也变得更为丰富，因此，本书尝试在电视新闻这个狭义的概念之外，从宏观范畴描述当下电视中所涉及的新闻，与前一概念的共同点在于同样以技术和内涵为支点。

在探析电视新闻的发展历史时，我们不难看到技术对于电视新闻的影响和制约，正是因为技术条件所限，使电视无法完成对新闻内涵的阐释。但是也恰恰因为技术的发展，使电视新闻具有了超越以往传播媒介传播新闻的能力。因此，伴随着现有电视技术手段的进步，那些在现代电子技术基础之上，或与其他技术融合而制作出的新闻，都应该被视为电视新闻的范畴。在过去对电视的界定中，并没有特别重视媒体的传播终端，这是传播研究链中重要的一环。在新媒体出现以前，电视新闻始终在电视机中播出，这是在当时条件下的唯一选择，但是今天，移动终端的出现打破了电视机的垄断地位，那么出现在移动终端的电视新闻应该属于网络新闻还是电视新闻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溯到电视的制作者，或叫传播者去解答它。这类被移植到新媒体上的新闻依然应被视为电视新闻，因为制作的技术没有发生改变，传播的符号也没有改变，同时新闻生产的理念也是以电视技术为逻辑的，因此，不论这种新闻产品接入哪个媒体中播放，其作为电视新闻的内涵都没有改变。

从内涵上来界定电视新闻，即便是对事物性质的认知，同样也离不开对媒介技术的参考。首先，电视新闻是新闻的一种类型，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它应该符合“新闻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的基本标准，这其中就包含了新闻价值、新闻专业主义、真实性等核心内容。但是由于电视传播的技术革新，使以往新闻采集的后置性发生了改变，也就是电视新闻可以做到对一些新闻事件进行同步传播，将新闻报道与事件发生的时间差缩小到极小的范围内。电视新闻本身所带有的时代性、技术特征使我们对传统的认知具有一定的突破性，但是基于新闻专业理念的核心价值观，依然是电视新闻遵循的本质性规律。其次，从类别上来讲，按照内容进行分类，电视新闻应该有民生新闻、时政新闻、经济新闻、娱乐新闻等；按照播出的时间则应该有早间新闻、午间新闻、晚间新闻；按照新闻的体裁则应该有解释性新闻、深度调查新闻以及消息、新闻特写、新闻评论等；按照播出的形式还可以有电视新闻直播、新闻录播。

在媒介技术和新闻理念的基本框架下，我们简要勾勒出电视新闻的大致范畴，以期对电视新闻节目的解读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受到生产机制的影响，电视新闻的生产大多是在电视新闻节目的框架下完成，所以这两者之间又有着载体与内容之间的关系，而非仅仅是表面上的同类项。

第三节 电视新闻社会功能的批判性认识

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日俱增，对于这种相关性，社会学家和传播学者将其置于功能主义的框架中进行学理阐述。这一理论为我们解释媒介与社会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它简单明了，又具有现实性和说服力。在传播学引入中国的近四十年中，有相当多的研究者利用此种理论阐发大众媒介的社会性，但由于缺乏对功能理论的整体性关照，也使这种阐述大多停滞在极其微观的层面，陷入现象解读的固定模式当中，而且多为描述性的、重复性的